

覆麻沙本杜
工部艸堂詩

箋

古逸叢書卷之二十三

覆麻沙本杜

工部州堂詩

箋

卷之五十五

卷八

古詩集卷之二十三

遵義黎氏校刊

工部堂

草堂詩箋傳序碑銘

嘉興魯訢編次

建安蔡夢弼會箋

新唐書杜工部傳 宋祁奉勅撰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玄宗開元二十五年甫預京兆薦貢而

考工下之

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

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

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賦

頌數色角公切頻也

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

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

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

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
事拔泥塗之乂辱則臣之迷作雖不足鼓吹六經
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
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天寶十四載安祿山
反於范陽明年改元至德六月祿山甫避走三川三川屬鄜州肅
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
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
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
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
抵罪絕言者路帝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
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
委而相之觀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

酷嗜鼓琴廷蘭托瑄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為非瑄
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衄

切

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許激違

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
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

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

師出為華州司功叅軍

乾元元年甫自左拾遺移華州錄

關輔饑輒

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

乾元二年夏甫

棄官去華之秦十月發秦州十二月離同谷至劍南

結廬成都西郭

上元元年成都尹裴冕為甫卜築草

堂於浣花溪以居

召補京兆功曹叅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

南東西川往依焉

廣德元年甫補京兆功曹不赴明年鄭國公嚴武復出節度劍南東西兩川

武

再帥劍南表為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

待甫其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
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
猛外若不為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
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左右白其母
奔救得止獨殺彝魯嘗曰以甫詩考之嚴武來鎮
蜀章彝已交印入觀史當失之武卒崔
旰等乱甫往來梓夔間大厯中出瞿塘下江陵泝
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耒陽縣在衡
州之東南游嶽祠大水
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
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父或作昔夢弼攷之
於詩子美以大厯五
年夏四月湖南兵馬使臧玠殺其團練使崔瓘乃避地入衡州至
耒陽遊嶽祠以大水涉旬不得食耒陽縣令聶侯具舟迎之水漲
遂泊方田驛子美以詩謝之繼而公湘流將適漢陽暮秋歸秦有
詩留別湖南幕府親友則秋已還潭暮秋北首豈以是夏而溺死
耒陽乃復有此作邪蓋子美之卒當在衡湘之間秋冬之際元氏
墓誌畧見本末唐史氏惑於劉斧撫遺小說之言曰子美由蜀往

美陽以詩酒自適一日過江上州中飲醉不能復歸宿酒家是夕
江水暴漲子美為驚端漂沒其尸不知落於何處玄宗還南內思
子美詔求之勗令乃積空土於江上曰子美為白酒牛炙脹飲而
死葬於此矣以此聞玄宗故唐史氏因有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
之語信哉史氏之訛明矣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
州酒酣登吹臺吹亦偽切今東京城東南隅繁臺是也慷慨懷古人莫測

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為歌詩傷時撓弱情不

忘君人懷其忠云

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問
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
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
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
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

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唐杜工部墓誌銘

元稹撰

叙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總萃焉始堯舜之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緝拾選練取其干預政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俗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栢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

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

雅鄭之音亦雜而詞意闊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

而爲

爲上干爲切下如字

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

建安乃魏文帝年号

天下

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

曹操曹丕

鞍馬間爲文往往

橫槊賦詩

槊音朔矛屬也

故其道文壯節抑揚怨哀悲離

之作

怨一作冤

尤極於古晉世風槩稍存齊宋之間教

失根本士子以簡慢矯飾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

色澤放蕩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光景之文

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艷刻節

佻巧小碎之詞劇

佻敕聊切偷也一無劇字

又宋齊之所不取也

唐興學官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

流

沈佺期宋之問

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爲律詩由是

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
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蓋
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蘇武李陵氣吞曹
劉曹吞一作奮掩顏謝之孤高顏延年謝靈運雜徐庾之流麗
徐庾徐陵庾信盡得古人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如
使仲尼考鍛其旨要尚不知圖其多乎哉圖一作貴苟
以為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已來未有如
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
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
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
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奮邁而風調清

深

奮一作豪

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

藩翰况壺奧乎

壺一作堂

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

與來者爲之準特病嬾未就爾適遇子美之孫嗣

業啓子美柩之襄祔事於偃師

偃師縣屬今河南府

途次于荆

楚

荆州江陵府也

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爲文拜余爲誌

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

係曰晉當陽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

鞏

鞏縣屬河南府

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

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爲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

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

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

玄宗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於范陽

步謁行在

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爲華州司功

肅宗至德

二載甫走鳳翔上謁肅宗授左拾遺乾元元年因言房琯不宜罷相遂自拾遺出掾華州尋遷京兆功曹

代宗廣德元年甫補京兆功曹不赴劍南節度嚴武廣德二年嚴武以黃門侍郎再出鎮劍南東西兩州狀

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

間竟以寓卒旅殞嶽陽大縣五年夏甫避臧玠之亂入衡州公湘流將適漢陽暮秋將歸秦

是歲秋冬之交卒于衡岳之間藁葬美陽至元和中其孫始歸葬於河南鞏縣元微之為誌今美陽有甫墓是皆微之但為誌而不

克行或已迂而故家尚存耶享年五十有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

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

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以家貧無以給喪收拾

乞旬焦勞晝夜去子美歿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

志亦足為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

日之佳晨含愛我子美於首陽之山前按後漢桓榮傳首陽山在

今偃師縣之西北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杜詩碑銘序
五

讀杜工部詩集序

孫 僅

叙曰五常之精萬象之靈不能自文必委其精萃其靈於偉傑之人以渙發焉故文者天地真粹之氣也所以君五常毋萬象也縱出橫飛疑無涯隅表乾裏坤深入隱奧非夫腹蘊五靈心精萬象神合冥會則未始得之矣夫文各一而所以用之三謀勇正之謂也謀以始意勇以作氣正以全道苟意亂思率則謀沮矣氣萎體瘵則勇喪矣言藹辭蕪則正塞矣是三者迭相羽翼以濟乎用也備則氣淳而長剥則氣散而涸中古而下文道繁富風若周騷若楚文若西漢咸角然天出萬世之衡軸也後之學者瞽實聾聾正不守其根而好其枝葉由

是日誕月艷蕩而莫返曹劉應揚之徒唱之

曹植劉楨

應璩揚脩沈謝徐庾之徒和之

沈休文謝靈運徐陵庾信

爭彖鬪葩聯

組擅繡萬鈞之重爍爲鎢銖真粹之氣殆將滅矣
泊夫子之爲也剔陳梁亂齊宋扶晉魏渚其淫波
遏其煩聲與周楚西漢相準的其魯邈高聳則若
鑿太虛而噉萬籟其馳驟恠駭則若仗天策而騎
箕尾其首截峻整則若儼鉤陳而界雲漢樞機日
月開闔雷電昂昂然神其謀挺其勇握其正以高
視天壤趨入作者之域所謂真粹氣中人也公之
詩支而爲六家孟郊得其氣焰張籍得其簡麗姚合
得其清雅賈島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陸
龜蒙得其贍博皆出公之奇偏爾尚軒軒然自號

一家赫世烜俗後人師擬不暇矧合之乎風騷而
下唐而上一人而已是知唐之言詩公之餘波及
爾於戲以公之才宜器大任而顛沛寇虜汨沒蠻夷
者也於時耶戾於命耶將天嗜厭代未使斯文大
振耶雖道振當世而澤化後人斯不朽矣因覽公
集輒洩其憤以書之

杜工部詩舊集序

王洙

叙曰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
鞏令祖審言膳部員外郎父閑奉天令甫少不羈
天寶獻三賦召試文章授河西尉辭不行改右衛
率府胄曹天寶末以家避亂鄜獨轉陷賊中至德
二載竄歸鳳翔謁肅宗授左拾遺詔許至鄜迎家

明年收京扈從還長安房琯罷相甫上疏論琯有才不宜廢免肅宗怒貶琯邠州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屬關輔饑亂弃官之秦州又居成州同谷自負薪採招餉糒不給遂入蜀卜居成都浣花里復適東川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以道阻不赴欲如荆楚上元二年聞嚴武鎮成都自閬挈家往焉武歸朝廷甫浮遊左蜀諸郡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衣泰元年夏武卒郭英乂代武崔旰殺英乂楊子琳栢正節舉兵攻旰蜀大亂甫逃至梓州亂定歸成都無所依乃泛江遊嘉戎次雲安移夔州大厯三年下峽至荆南又次公安入湖南汭汭湘流遊衡山寓居